

TAIYANGSHEN

TAIYANGSHEN

TAIYANGSHEN

TAIYANGSHEN

TAIYANGSHEN

TAIYANGSHEN TAIYANGSHEN

太 阳 神

唐 金 波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太 阳 神

唐 金 波 著

上海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 蒋安立

封面设计 宋珍妮

太 阳 神

唐金波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紹興路 5 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丹陽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5 插页：2 字数：169000
印数：1—4000

ISBN 7-5426-0442-2/I·76

定价：3.00 元

作者近照



序

吴 调 公

读了唐金波同志的新著报告文学集《太阳神》，我脑海里不由浮现起万里长江的滚滚滔滔的图景。

长江，她以浓郁芳香的乳汁，千年万载地哺育着华夏大地，使中华民族的子孙成长，壮实，坚强，智慧……

她以奔腾不息的潮汐和汹涌兼天的波涛培养了两岸无数江城人们的坚强意志，成就了多少敢于站在时代尖端的“弄潮儿”。

她以山川的灵秀和画图般美丽的名胜，吸引着历代骚人对她凝眸、纵赏，从历史积淀的文化中汲取民族精神的滋養和浸润。

我生长在古老的江城。记得童年时代，有几次乘船到“老洲”和“新洲”去，一路上看到大块大块的葱绿中夹着赭色的沙滩。滩外有江，江外又是滩。船就在弯弯扭扭、纵横交错的沙滩间穿过，挺有趣。我还看到那些由浮沙长成的大陆，陆地上新砌的草房，芦柴滩中夹杂着一些新涨大田。农家的篱落稀稀疏疏。庄稼汉正在抡着锄头开垦处女地或者是割芦苇。……一片蒹葭苍苍啊，更衬映着天上的蓝云无际。……我们的沿江农民，就是用这种艰苦卓绝的精神与天地奋斗！两千年了。中华民族的生民，那时，基本上还是走着我

们《诗》三百篇中《七月》所描写的老路……

这就是 60 年前的江城，江洲，长江的子孙们……

可是，现在不同了。放在我面前的《太阳神》中一系列的篇章，证明 60 年后的神州大地有了一个反复。金波同志笔下所熔铸的人物，新世纪的创业人，新时期的新长征者，绝大多数都可以说是长江哺育成长起的钢筋铁骨的汉子。他们已经随着长江的新生而以改天换地的令名扬威天下了。

也正亏了金波同志，以其“太阳神”巨眼，挥其如椽之笔，报导了这么多古老江城及其它等等的祖国新姿。祖国巨人的化身啊，他们该是创造了多少无愧于长江子孙的奇迹。
在他们中间——

有的是在“水台无水”的一穷二白的江村，组织群众向老天索水的人。你看，村支书张正鉴带着一村人把个“碗口塘”改变成“净化的芳草地”了。

有的是人民矿山的矿长，爱矿如家，了解每个工人疾苦，熟悉矿上的大事小事；特别是保持了同矿工群众的血肉联系。为了防止重蹈前人的失败，他深刻地进行了工作“总结”，刻下了煌煌座右铭，那就是他给自己敲响了警钟：千万别谋私，千万别争权夺利！你看，屹立在那里的就是矿长王新的高大形象。为矿山赋名的“船山”啊，充分说明了矿长的品质。他就是一座巍巍峨峨的山，一条高高大大的船。

还有的，则是一心扑在改天换地的大业上，240 多个日夜夜，为研制塑料编丝的高质量产品而攻关，忘吃忘睡。你看，兴隆镇党委副书记韦成怀的噩耗传来，是怎样一派悲壮景象！四面八方的人们赶来吊唁了。多少人扑倒在地，多少人扶尸恸哭，多少人为他守灵三夜，并肩抵足，多少人追着灵车放声大哭。长江的儿子就是这样深切地和长江结下

了血缘联系！灵车出发前一天，滚滚大江上的暴风雨，把整个江洲洗涤得一尘不染。嘛，还不是大江要为送儿子上路放声大哭么？

.....

不用再多引了，金波同志对长江的子孙们熟悉的就是这么深！他为他们的创业史所鼓舞，为他们改革、开拓的精神而激动，为他们的成功而欢欣，也为他们中个别同志的积劳成疾、离开人间而深切悲悼……

不错，金波同志的集子是创造光明的“太阳神”，但从他落墨的对象来说，却是长江的子孙们，是顶着澎湃惊涛而逆流前进的人。他笔下的人物渗透在滚滚大江的氛围中，使读者感到在他们身边翻腾着急流、漩涡，拍岸惊涛，而更为引人瞩目的则是地平线上升起了一轮红太阳，目力所不及的万里横亘的茫茫闪光的冰天一色。

在金波同志笔下，几乎笼罩着全部作品的是这样一种氛围：长江的苍莽和浩淼，给人们以无限时空的超越感，别别有一种奔腾驰荡的力度，但也别有情亲。

在他笔下，长江子孙们的身分、职务各有不同：更多的是乡镇企业的厂长，县政府中分管乡镇企业的领导干部，乡镇党支部，另外也还有矿长，矿工，输血站站长，美术教师……，如此等等。虽说他们奉献的内容、战斗的历程和个体意识互不相同，但正因为他们风格的崇高和胸襟的浩阔有共同之处，所以当我读了《太阳神》后，总感到形形色色的人物相互间好像不约而同地唱出一曲心声，谱奏起一阙长江战歌。他们要为早日实现祖国的现代化而战，要为改变历史上这一个著名的江城——古镇江的历史面貌而战。

恰恰就是有了这一般凝聚力，千千万万支队伍汇集成为

“长江”这一个巨人；而“大江来自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明高启诗）的葱葱佳气，也就内化而为长江子孙们与江山争雄的豪情壮志。

金波同志热爱大江，热爱大江的乡土，更热爱生长在春风杨柳的神州大地上的江乡人民。审美时空的超越形成了他艺术风格的雄浑与高远。你看，他那支笔简直化为庄子的“逍遥游”，无愧于大江的钟灵毓秀。或而浮想到启明的儿子和他恋人在洪荒时代的茫茫大海上飘流。也许是远古“东夷”神鸟吧，那座青色大理灰岩的小鸠不是在面向东方迎接太阳？为了谱写眼前的船山矿战歌，浮藻联翩地想到了《丹徒县志》上的覆船山。为了写大家对韦成怀的万户同悲，拉开了那么一个大的广角镜，好一幅多方位、多角度的全景！为了铭刻下镇江输血站给人民立下的丰功，表明“血”对生命的宝贵作用，作者的椽笔展示了太古饮血和英国的医学文献……

在这种思维定势下，作者视角的辽阔，浮想的联翩，气象的恢宏，结构的流动，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拓展思维空间来写报告文学，并不等于说就不需要工笔突出重点。作者的创作思维和审美思维也正是宏观兼微观的，绝不因为着眼于长江子孙们的创业史而就忽略了楔入一个个人的内心深处。一位支书，一位厂长，一位矿工，都是光荣集体的纽带，但也都有他们一刹那间的心灵闪光。报告文学，战斗的“阜利通”，宏观视野自不可少。作者要纵目社会，总揽集体，视世纪之风云，听时代之脚步；不过，要对这所谓总体进行鸟瞰，也还是离不开通过局部的深入，从微观见宏观，从点见面，从芥子以见须弥山。而这，正是金波同志的本领。集子里有一篇作品，题目叫《绝招》。我看，

作者的以宏统微，由微见宏，倒真正是他的“绝招”。不信你瞧吧。《忧济在元元》那幅巨型浮雕中，蔡承福带领着村人进行的不折不挠的奋斗史，已经是极波澜壮阔之观，可是结尾却忽然落到他岳母被傅某推倒跌死这一个场面。这时，蔡承福硬是忍住委屈，强抑悲愤，大喝一声，挡住要找傅某算帐的人群。这苦痛的一刹那啊，也是党性克服了感情的一刹那！这一位时刻以“忧济在元元”自誓的共产党员是怎样的一个付心情？……报告文学就是要掘发出这一刹那闪光，显示出海可枯，石可烂，中国共产党员忧济元元的志不可移。这是全中国4000多万党员中的一支高亢的音符，也正是伟大的党的崇高表征！

歌德曾经把望远镜两头，一头大一头小，比成交相并用的两个思维方位。金波同志在这方面之所以运用得很活，归根到底正是因为他在深入生活中对思维方位有所把握。蹲过10年矿井，跑过不少田头，还因为采访工作而熟悉绚烂多采的社会，城市，农村，教育，公安，医疗卫生，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跌打滚爬，顶过硬任务，经受过严格锻炼，所以他能把生活海洋看个遍，摸得深深透透，再加以对三度时空的思维素养，所以能从远处看，从大处看。与此同时，也还是因为深入生活，他嵌入了人们的深沉心态。他善于跟群众交朋友，跟支书、跟矿长、厂长、跟工人、农民、跟教师。他懂得高尔基所说的“人学”妙谛。只有懂得把自己和人家的心灵打通，才能听得出人家的无声言语。也就是在这样体贴入微地琢磨中，他不光记得望远镜的大头，而总是兼顾大、小两头。

宏微兼观，这可是一种高层次的思维状态啊！

掌握了这样的思维方位，一个人的创作就如水逢源了。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难怪乎作者连连几次获得文学评奖并拥有社会好评。

宏微兼观威力的初步显示，也可以说是“太阳神”以其额上明灯照彻宇宙万物和长江子孙们火热心灵的一种审美创造。报告文学集《太阳神》之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将是预料中的事。

目 录

序.....	吴调公 (1)
山那边有个水台.....	(1)
忧济在元元.....	(11)
洲上草.....	(21)
当风暴袭来的时候.....	(39)
长江的儿子.....	(50)
碑.....	(65)
绝 招.....	(77)
太阳神.....	(87)
谭龙海今昔.....	(99)
械斗即将发生.....	(105)
矿 长.....	(109)
他们来自矿山.....	(114)
鹰的翅膀.....	(117)
船山赋.....	(120)
生命之泉.....	(129)
这也是燃烧.....	(142)

超前的报告	(150)
春来花满枝	(167)
红杏出墙	(175)
潇洒人生	(178)
别无选择	(189)
裂 变	(194)
咬定青山	(198)
老 马	(202)
金钥匙	(207)
啤酒花	(212)
春风得意	(214)
金盾闪闪	(220)
一场特殊的战斗	(223)
在生活的沃土上勤奋耕耘(代后记)	程 蕊 (228)

山那边有个水台

那年秋天，我在金色的山坡上拾得一串熟透的葡萄，归来遗忘在瓦罐中。一日，惊悉葡萄的主人病危住院，急开罐视之，已成酸液，深悔当初未及时以飨诸君。友人慰我，可酿酒。酒成，友人哂我艺差，糟踏了葡萄。

——題記

楔子

万里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点上，有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这就是向以“天下第一江山”名闻天下的镇江。镇江城西南的绵绵十里长山南麓，巍巍青山脚下，有个偏僻的山村，名叫水台。在这片贫瘠的丘陵山区，人畜饮水，灌溉浇地，全靠山洼田边那一个个“牛下塘，水涨三尺”的“碗口塘”。这些池塘“天干三日底朝天，一阵大雨水横流”，当地有句民谣：青山不青，水台无水。

1978年，正值水稻扬花季节，百日无雨；天大旱。池塘干涸，禾苗枯焦，村子附近的水库也干得库底朝天，龟裂尺许深。人畜饮水得翻山越岭到数里之外去取。国家十分重视，从江边到水台10来公里长的引水线上，集结着56台机泵，接力提升18级，历时月余，耗资十几万元。当飘着五颜六色油花的长江水汩汩流进水台时，水台已是一片焦土，这

一年水台颗粒无收！

水，水，水！

水台人一代又一代与命运抗争，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付出了血汗和生命的代价。远的不说，仅自五星红旗在水台飘扬时算起，张正裕、张国珍、贡学瑞、张国斌等一茬接一茬地领着水台人整整苦斗三十载！那深深的皱纹，那满头的白发，那粗糙干裂的双手，那至今仍闪烁着希望火苗的双眼，谱写了憾人心灵、悲壮楚痛的水台历史。

岁月负载着沉重和灾难，吱吱呀呀地在满布荆棘的荒野上滚动，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进。重荷使一任又一任的水台村干部过早地衰老了，带领全村人开拓前行的重任，历史地落在张正鉴双肩之上。张正鉴同张来宝、周天宝、张老虎等人接过已被汗水渍滑的、尚存先驱者体温的车套，庄严地套在自己那算不上魁梧的血肉之躯上，惊天动地长吼一声，上了路。

第一章 栽一棵梧桐树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水台无水，只有山，水台人祖祖辈辈都靠山吃山。

原先水台的山不像现在这般荒秃，漫山遍野是茂茂密密的树林，狭长的山径上常有野兔出没。当年新四军先遣支队挺进苏南，曾凭借这里山多林密，在水台附近成功地伏击了侵华日军，打响了卫岗战斗，威震大江南北。茂密的山林也是水台人赖以生存的根本。每年秋后，村上的人或砍柴打草、或采石烧窑，推着独轮车，到山外集镇或进城去换回油盐酱醋、衣帽鞋袜等生活必需用品，日子虽然清苦，但还不至于外出乞讨。谁料，那一年大炼钢铁，漫山竹木连根伐光，被送进遍地林立的高炉，顷刻间化为几缕青烟，堆堆灰烬……

历史无情地惩罚着人们的愚妄。大旱的1978年，水台颗粒无收，村民们扶老携幼，背井离乡，外出谋生。

张正鉴没有外出。他领着村上的青壮年甩起铁锤，开山取石，生产自救。水台的石灰石上好，烧出来的石灰洁白细腻，很少杂质。方圆数十里的瓦匠每每施工，皆指名要水台货。水台的石灰石远销苏北、上海和安徽。

张正鉴领着乡亲们餐风宿露，栉风沐雨。铁钎秃了回炉，锤柄断了重装，就这样度过了灾年，又兴修了水利。几年间，张正鉴领着水台人，完成土方5.3万方，石方3195方，建起了两座自灌站，一座溢洪闸。加固了两道水库大坝，完成了块石护坡3000平方米，建筑石渠1000米，使全村850亩水田基本上可达旱涝保收。同时，120亩茶园实现了喷灌。水台走出了低谷，终于有了余款。

水台人穷惯了，有了钱不知怎么用才好。水台实在太穷了，这几个钱怎么用都不够。支部书记张正鉴召集支委们专门开会研究。大家七嘴八舌，众说纷纭。张正鉴语惊四座，竟然提出要盖座办公大楼。水台舆论哗然！

村民大会上，张正鉴别的都没说，只是很动情地讲了一件事：本村傅永生开的拖拉机坏了，到唐家庄去修。修理铺的师傅一边修，一边拉呱，听说傅永生是水台的，立马停下手里的活，头摇得像拨浪鼓，直起身挥挥手道：“水台的不修，不修！穷光蛋的地方，牛年马月才讨到工钱！”

“水台穷出了名，穷吓了人！人家到水台来，连坐着喝口茶的地方都没有，扭头就跑哇！谁相信我们手里会有余钱？有钱莫如盖座楼，栽棵梧桐树，引来金凤凰。眼下虽然分了田，但青年要学习，村上人要娱乐，民兵、共青团都要活动。有幢楼方便。”没有什么大道理，张正鉴的话有感染

力，能打动人心，大家服这个理。

三月围墙，八月开工。赶在春节前，一幢新颖别致的三层楼扬眉吐气地矗立在村头的水塘边，着实令四乡八邻刮目相看。

新楼一竖，区里来参观，县里来开会，市里来试点，部队来共建。青年活动室、阅览室、民兵业余综合学校、广播站、农药配供站红红火火。年终评比，水台捧回了市政府和军分区颁发的“综合学校、青年之家红旗单位”奖状。

水台人到外村外乡去，连嗓门都亮多了：“我们水台，嘿——”

第二章 靠山吃山

真个是“穷在闹市无近邻，富在深山有远亲。”水台的大楼一竖，风尘仆仆赶上门来联系办厂的络绎不绝。来人个个能说会道，把“无工不富”的理论发挥得炉火纯青，阐述得足以令人慷慨解囊，跃跃欲试。一口能吃个胖子，谁不想呢？特别是刚刚走出贫穷泥潭的水台人，张正鉴也不例外。

“水台地处偏僻山区，交通不便。这是办厂的不利因素。但是，凡事总有两面性，因为偏僻，有许多事又好办得多。油漆厂一上马，包你们半年收回投资，一年盈利两万元。”来人眉飞色舞，唾沫纷飞：“你们先凑两千元，好让我去订业务。怎么，舍不得？嘿，舍得金弹子，打得金凤凰嘛！哎呀，真是山里人见识。也好，我先领几百元出差费，等合同订好了再付款也不迟。”来人带着水台人勒紧裤带省下来的钱，带着水台人的期望，飘然而去，没有踪影。

人头攒动的汽车站候车厅里，张正鉴入神地听一位中年汉子描述：“光学仪器厂，包赚钱的！原材料的采购、生

产技术的辅导、产品的销售，一条龙，我全包了。过了春节就到水台去找你。”汉子拔出钢笔，在烟盒纸的背面写下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递过来：“出差费照理不好要你们先付，又怕你怀疑我会把这个项目给别人。好，先收下来算聘金，总放心了吧！”诚恳得不容人半点生疑。桃花红了，麦子黄了，仍不见那人光临。张正鉴照着地址询问，那人竟如石沉大海。

最有趣的还算那位办铜棒厂的，他神秘地从怀里摸出业务合同，要水台照着合同上的账号汇款。张正鉴提出和他一同去对方看货，半路上，那人提出要先付500元现金作招待费用。张正鉴回道：“别急，该花的钱别说五百，五千我也舍得。”那人黔驴技穷，瞅空跑了。

骗局一个个败露，办厂梦犹如美丽的肥皂泡一个个破灭了。

“水台的致富路在哪里？”现实将这道难题摆在张正鉴的面前。

水台地处偏僻山区，信息不灵，交通不便，资金短缺，技术力量薄弱，兴办工厂困难较大。即使办起一座来，也只能安排几十个人，对于拥有300多户、1200多人的大村来说，也无济于事。张正鉴在探寻着，他想探寻一条能使人人有事做，家家都增收的致富道路。

多少回村头办公楼的灯火熔落了晨星，点燃起朝霞。漫山遍野茂密的青草，教育着村干部们：我们口口声声讲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那么水台的实际是什么呢？这漫山遍野的青草就是实际。我们岂能漠视实际，放弃自己的优势，而去寻觅别的什么出路？猪、羊、鹅、兔都是食草动物，别的不说，每家每月饲养10对肉兔，一个月收入就是百拾块，如果再养上猪、羊、鹅，一年就是好几千元呢！全村